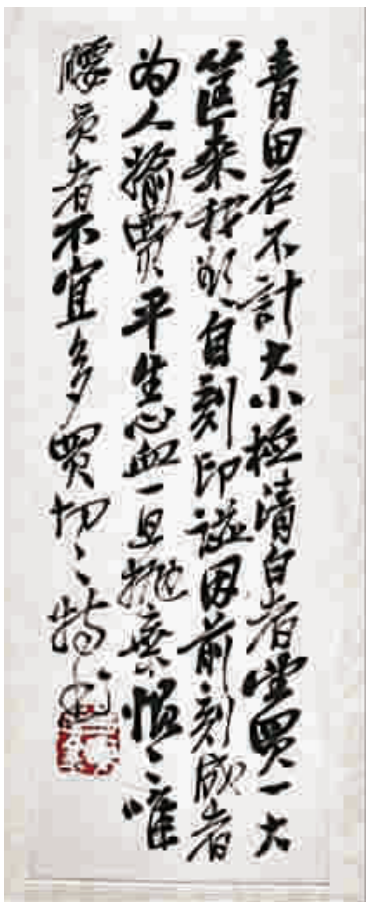


苦铁篆印 器重青田



朱文印章「显亭长」边款

极有个性的名号章“（吴俊）苦铁”、为恩师杨岷先生所篆的

朱文印章“显亭长”（42岁）、常用的朱文斋名章“破荷亭”，怀念故乡的白文印章“归仁里民”（39岁）等等均为青田。最有意思的是他43岁时篆的青田石白文印“安吉吴俊昌石”，边款即是“旧青田石，贵如拱璧，六字工整，刻重其质也”。足见他对青田石的青睐、器重。这十余方印，尽管多普普通通的青田素石，色泽暗沉，但历经百年，火气褪尽，包浆醇和，实在温婉古雅可人。这批印章目前均由吴昌硕四世孙辈精心珍藏，为此次纪念活动才公开展出，与大家共赏、分享。

吴昌硕对印材的选择，是与他的人生境遇分不开的。“余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日离”（摘自吴昌硕《西泠印社记》）。他自幼身处浙江安吉深山，耕读世家，家境清寒，学习篆刻也只能就地取材，或山石或方砖之类。25岁后外出求学、游历，漂泊于江浙，经济一直拮据，所以印材始终以选用价廉物美的青田石为主。直至五六十年后，诗书画印自成面目，得社会认可，润笔逐渐丰厚。篆刻所选石材才多样高端起来。

家藏一张吴昌硕先生拜托浙江亲友

为之代购青田石印材的便条，十分有趣：“青田石不计大小，检清白者，望买一大筐来，我欲自刻印。并因前刻成者为人偷卖，平日心血一旦抛弃，恨恨。唯腰员者不宜多买，切切特书”（见图）。

正因为“与印不日离”，所以要买“一大筐”；正因为青田石耐温、致密、价廉，他一买就是“一大筐”；更因为他特有的“钝刀硬入”纵横恣肆的篆刻手段，与青田的石质契合，能奏出吴氏雄浑大气、古朴遒劲的印风，所以才需“一大筐”。有研究者归纳：“吴昌硕自篆印章的石材，大多很普通，较平常。”此判断有一定道理。印如其人么，吴昌硕先生的为人就像这普通平凡的青田石一样，厚重、实在、有亲和力。

当然，任何判断不能太绝对，即使在吴昌硕家境贫寒的岁月里，他也有用佳石奏刀的印章。如他42岁的朱文收藏印“苦铁欢喜”，用的就是上佳的芙蓉石，见边款“仲毅老友持赠此石，即破斧灯下”，原来是朋友相赠；如46岁刻的白文自嘲章“酸寒尉印”，用的竟是带钮的田黄石！兹因为上一年好友任伯年，替吴昌硕画了一张“冠服一端立一拱手一厥状可晒”的酸寒小吏肖像。此下吏生涯，令吴昌硕刻骨铭心，自然要用最好的石材来载录。又如51岁篆的白文印“俊卿大利”，用的也是上好的芙蓉冻石，两面边款，未行记时“甲午十月记于榆关军次”，原来刻此印时他在大清军舰上正随好友吴大澂大帅去打倭寇呢，怎不期盼此一仗，自己大吉，北洋水师大胜，扬我民族声威！

吴昌硕先生一生刻印无数，求印者自奉石材，那就当别论了。

吴昌硕先生刻印喜用青田石，善用青田石，最重要一点是他有“点石成金”的本领，再普通平凡的石材，在他刀下就能呈现一种强烈的气势神韵，一种不同凡响的张力，一种独有的吴氏印风。

吴有斐

“元四家”之一的倪瓒，虽以画独特的“三段式”山水——下方画土坡碎石、草亭、茅屋或杂树数株，中间是空白，意为茫茫湖水，上方则是蜿蜒起伏的远山而著称，但是在他60岁后的晚年，也经常画墨竹图以赠人。



然而倪瓒画的墨竹，无论竿、枝、叶，均一笔写就，疏疏落落，十分简率，不似宋以来人们常见的“双钩填廓”的墨竹图那么丰厚、写实，于是当时就有人看了质疑：这图中所画“叶的繁与疏，枝的斜与直，到底是竹，还是麻？是芦？”倪瓒自诩“不能强辨为竹”，不禁感叹：“真无奈览者何！”他在给友人“以中”画的墨竹图的题跋中坦言：“以中每爱余画竹，余之竹聊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但不知以中视为何物耳？”在阐发了文人作画的宗旨：“聊写胸中逸气耳”的同时，似乎仍对“似与非”耿耿于怀。因为他自学画开始，就非常强调“见物皆画似”，下过写生的功夫。何谓“逸气”？今人的解释为：“超脱世俗的气概、气度”。

自宋代文人开始画墨竹，竹子的“虚心”、“劲节”，所谓“未出土时先有节，便凌云去也无心”的超凡脱俗的君子品德，渐渐深入人心，不但成为文人遵循的准则，也成为广大百姓崇拜的楷模。元代画家自赵孟頫夫妇始，元四大画家，几乎都擅画墨竹，直至明、清，代不乏人。将近一千年来，墨竹画形成一个大的画科。当年倪瓒画的墨竹，拿给今天的人们观赏，应该不再有人觉得陌生、质疑其似与非了。且看：

《春雨新篁图》，纵70.7厘米，横38.6厘米，纸本，墨笔，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上自题：“辛亥秋写竹梢并诗。”乃其71岁晚年的精心之作。一竿新篁，在迷蒙春雨的滋润下偃曲茁长。竹竿细劲，略带S型，这也许是当初容易被人误解为麻、为芦之处，然而新篁刚从春笋蜕变而出，正该细劲而挺拔向上，略带弧曲，显现其茁壮的生命力。同样细嫩的新叶，一般画新篁时皆向上挺起，但此刻沐浴在春雨中，故画其叶梢下垂。竹的竿、枝，以中间墨色勾画，竹叶则以中锋为主，侧锋兼用，随形撇去，疏密错落，而墨色则浓淡相间，以示前后层次，这与宋代文同画墨竹以竹叶墨色浓淡区分叶面的正、反，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改进了。整幅画面清新而雅致，透出新篁皎洁淡泊的气质，乍看之下，不会再有人质疑其似麻似芦了。

传世的倪瓒的墨竹画，大都只画竹一竿，也许是意在宣扬君子之独立特行，而倪瓒的山水画的构图也十分疏朗，两者是相通的，都显得淡定而脱俗。千金散尽后，他一叶扁舟浪荡太湖二十多年，留下无数书画令后人追思、遐想。

张德宁

作者 江宏

倪瓒《春雨新篁图》

刊头篆刻



定窑划花八棱大碗



动自然，有较强的立体感，通常是对称的。定窑纹饰中最富表现力的是印花纹饰，这一工艺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北宋晚期。印花大多印在碗盘的内部，里外都有纹饰的器物极为少见。

北宋定窑划花八棱大碗在1971年，被传奇古董商坂本五郎在伦敦苏富比购得，珍藏逾四十载，直至此次再次露面。

肖筋

定窑清雅脱俗、色莹可爱，自古乃属中国名瓷之列。在今年香港苏富比的春拍中，一件北宋定窑划花八棱大碗更是堪称其中的珍品。

这件八瓣花式大碗胎质细腻，器形端庄，盘内划花线条流利生动，釉面柔润，色呈牙白悦目，聚处若泪痕而色略深，久历千年风霜，朴淳如昔。与此碗相类之传世品寥寥可数，私人藏例更是绝无仅有，足证其珍，并是著名收藏家艾弗瑞·克拉克伉俪之雅蓄，见于多个重要展览。克拉克伉俪的典藏举世著名，在西方私人中国古物收藏界名列前茅，其中国人熟悉的一件藏品，就是在2012年春拍中成交价格突破亿元的北宋汝窑天青釉

葵花洗。宋代定窑瓷器常见的器型以盖碗茶具、盘、瓶、碟、盒和枕为多，罐、炉等器形则比较少。定窑瓷器的装饰技法以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为主。划花是宋代定窑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之一，通常以篦状工具划出简单花纹，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莲瓣纹是定窑器上最常见的划花纹饰。有一花独放、双花并开、莲花荷叶交错而出，有的还配有鸭纹，纹饰简洁富于变化。在2013年纽约的春拍中，一件旧货摊上以3美元买来的北宋定窑划花碗的成交价突破了千万元人民币。划花是在划花装饰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生

微雕：艺术的精密微缩



雕雕刻最多的类别。黄跟宝工作于文物保护单位，业余爱好是微雕，但是这门爱好已经在他的经营摸索下成为一门独特的技艺。他的微雕作品《清明上河图》将整个北宋汴京的城市面貌固定在了不到20厘米长的木块上，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清雕刻细节。黄跟宝从事设计、制作微缩艺术已逾三十载，一直在努力探索微缩制作艺术的创作和创新，为了能够制作出更加精妙的微雕作品，他对雕刻刀具的磨制和工具进行了近百次的改革和创新，创新了数十种刀具，并对各种材质的研磨、打光和油漆等加工工艺有深刻的研究。他制作的微缩乐器和微缩明、清家具工

艺、微缩石雕工艺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精密微缩艺术系列”。

黄跟宝的微缩乐器涵盖古今中外，他制作的古、今、中、外乐器近百种，这些乐器均以1:100的比例微缩，并都能调音演奏，将乐器的精妙浓缩在了10厘米中。1989年以来他分别按意大利名琴“斯特拉底瓦利”的1:100、1:225、1:800比例微缩的小提琴三次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微型明清家具的创作方面，黄跟宝大师对于微型明清家具的制作也是完全采用明清时期的工艺结构，严格保存了这个时期的工艺原貌，具有很高的传统工艺价值。

闻华

雅藏雅集 携手故宫专家举办鉴赏沙龙

由上海雅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办，雅藏雅集协办的鉴赏沙龙，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叶佩兰、张如兰和杨丹霞）与上海藏家面对面交流，为大家答疑解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ycpm888”获取活动信息

时间：2014年3月23日（星期日）
地点：上海大厦三楼 丽宫
预约电话：18018525895 021-63110597
李先生
预约地点：延安西路65号国际贵都饭店一楼 雅藏画廊（请务必提前预约）